

Secret Pawnshop



秘 密 当 铺

走走
主编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秘密 当铺

走走 主编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秘密当铺 / 走走主编.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7.6
ISBN 978-7-5360-8336-3

I. ①秘… II. ①走…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086203号

出版人: 詹秀敏
策划编辑: 文 珍
责任编辑: 张 懿 周思仪
技术编辑: 薛伟民 凌春梅
封面设计:  棱角视觉
ANGULAR VISION

书 名	秘密当铺 MIMI DANGPU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 23 号)
开 本	889 毫米×1194 毫米 32 开
印 张	7.875 1 插页
字 数	140,000 字
版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总序

收获编辑部

悬疑推理小说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件舶来品。虽然早在清朝，中国小说中便有“彭公案”“施公案”一类公案小说，但真正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本土悬疑推理小说的出现，还得溯源至 20 世纪初中国文人对于柯南道尔“福尔摩斯系列小说”的译介与模仿（早期的译介者往往同时也是仿写者）。用范伯群教授的话讲，中国现代悬疑推理小说——当时一般称为“侦探小说”——在诞生之初，就存在一个“包拯和福尔摩斯交接班”的问题。

而在中国本土的悬疑推理小说发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其发展情况并不尽如人意。这可能与中国社会长期缺乏理性、科学、法制精神有关，而这些社会普遍认知对于悬疑推理类小说而言，犹如土壤和空气对于植物生存生长一般重要。

但近些年来，中国悬疑推理类小说的创作，无论从数

量还是质量上，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与不错的实绩，涌现出很多有着丰富生活经历和创作才华的年轻写作者。而本套“罪推理事务所”系列书则恰是对这些近年来部分创作实绩的一种汇总与展现。

现如今，每一位优秀的中国悬疑推理小说家在创作时都需要面对四个问题：如何面对中国传统公案小说的创作资源？如何面对欧美日本同类型小说的辉煌创作成果？如何融合悬疑推理故事于中国社会环境而达到浑圆的境界？如何用紧张而刺激的故事表达出普遍意义上的人性主题？本套丛书所选的这些篇小说正是写作者们从不同角度对上述问题作出的思考与回答。

我们现在还很难概括总结出中国悬疑推理类小说已经形成了哪些独特的能立于世界同类小说中的风格或流派，但看过这这些作者的作品后，我们有理由相信，距中国派推理小说的诞生，已经不远了。

目 录

总 序 / 《收获》编辑部	I
彼岸瞳 / 两色风景	I
秘密当铺 / 两色风景	2 I
路西法的世纪末预言 / 姜 来	55
偷换时间的人 / 顾 晶	7 I
明治四十年的线香 / 毛 飞	89
斗 鸡 / 沐 一	I35
凶 宅 / 冥 灵	I9 I
禹门坊怪谈之鹑火宅 / 佟 婕	2 II

彼岸瞳 / 两色风景

1

清醒已经变成了一件很奢侈的事，但我还是醒来了。

伴随清醒而来的是周身的疼痛，痛得我恨不得再次昏迷。可惜无论清醒昏迷，都不在我的控制范围。

不想费力气动弹，一动只会更痛。我只能调遣我的视线在天花板与墙壁上散步。

……这是第几天了？

搬进这个舒适安静的单人病房以来，第几天了？

有人来看过我吗？我什么时候可以离开这里？还是说我没有必要离开了？我是不是……

病房的门被推开了。轻轻一声咿呀。我听到一个女性在说“医生，他醒了”。

然后，一个硬邦邦的嗓子“唔”了一声。脚步挪近，他们来到了我的床边。

我尽量镇定地，将信马由缰的视线收到眼前来……

若隐若现。

那位戴着眼镜的医生，以及有点年纪的护士，在我眼中就像海市蜃楼一样……

我又闭上了眼睛。医生和护士在一旁说着什么，我充耳不闻，更别说回答。后来他们开始擅自摆布我，扎针、塞体温表什么的，我都随他们去。反正我没有力气反抗。

直到他们要出去了，我才又无精打采地掀开眼皮。

还是老样子，他们的身影涣散，似乎随时可能消失……

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印象里，这段时间看到的人个个如此……这到底怎么回事？我的眼睛出什么问题了？！

他们终于走了。出门前还摇头叹息着“求生意愿真够低的啊”，在关门声响起时转变成“对了，又有一批新护士来报到了”，让我不禁冷笑了一下。

摆出一副挺关心我的模样，到头来也只是公事公办。对的，这个世界上是不会有人关心我的。

已经没有人会关心我了……

那我还关心那么多有的没的干吗？

2

又是几天过去了。我的精神越来越差，昏迷的时间越

来越长，脑子里充斥着糍糊般的混混沌沌。

更受罪的，还是孤独，像山一样沉重地压迫着我的孤独。尽管我知道，在我睡觉时，还是有人来过的。我被擦过身子，换过衣服……但那大概是护士吧，出于工作。不会有别人。

今天的天气貌似不错。清风与阳光掀起窗帘，却无法驱逐我的阴霾。

门口传来了动静，有谁进来了。我懒得去看，仍像尸体那样一动不动。

一张脸突然闯入了我的眼帘，我被吓了一跳，脸很快就移开了。出于不爽，我不顾疼痛地转过脖子，瞪视着那张脸的主人——

一个穿护士服的年轻女孩，梳着两条羊角辫，辨认般盯着我看。

她也是若隐若现的，幽灵一般。

我正想说些什么，她突然惊喜地叫了起来：“小陆！是小陆吧？”

这老朋友般的语气倒让我一愣，再看那半透明的脸，就无端生出一种平和与亲切来。

“你……”我干涸的喉头爬出一个沙哑的字，太久没说话了。

“忘了我啦？不会吧……怎么说也是青梅竹马。”她兴奋地在我床边坐下，让我仔细端详。

“……”确实有印象。但我说过了，我的脑子现在一团乱，怎么也想不起她的名字。

她只得自揭谜底：“我是默默啊，叶、默、默。以前咱们不是住对门？还读一个学校，一个班级，甚至是同桌……直到高中毕业我去读护校才分开……”

……我想起来了，她的提示就像一道光那样照亮了我黑漆漆的记忆。我甚至激动得想要坐起来，却换来一阵剧痛。

默默忙让我躺好。她一边给我盖被子，一边絮絮地说：“我是来这医院实习的。这病房的门牌上写着你的名字，我本来怀疑是同名同姓呢，结果……”

她的表情变得难过起来。她一向是个善良的女孩子，所以才会选择白衣天使的职业。

我的心头涌起一阵暖流。这种有人还记得自己的感觉……真好。

一条手帕伸了过来，默默在帮我擦去眼角不知不觉的泪。我透过眼泪看她，觉得轮廓似乎更模糊了。

3

我的朋友很少，默默是最特别的一个。

什么时候起变成了唯一的一个？对了，应该是在我的爸妈离婚后。那时起，我变得暴戾，喜欢打架胜过吃饭。

还愿意接近我的就只剩下她了。甚至当我们不再抬头不见低头见后，也还保持着通信的习惯。

老爸给我找了个后妈。但，就像是最常见的那种情况，我讨厌她，我们几乎没有说过话，入院之后更是再没看见她。

而我那该诅咒的父亲，他对我最后的道义就是留下一笔住院费让我在这个特等病房等死……

现在是晚上。

也许是白天见到了默默的关系，今天我的精神相对好一些，这个时间了还不犯困。

睡不着，就难免胡思乱想；想得多，就不禁越来越难过。儿时玩伴的到来令我欣慰，但还不足以填补我心里的空洞。

……是了。

是妈妈……我需要她来看我。她应该来看我才对。在这个世界上，她是最应该在此刻陪伴我的人……

内心的痛苦很快响应到了身上。我忍不住开始呻吟。

门在这时开了。

又是默默吗？……我不想让她看到我这个样子。忍着疼痛，我纠正了一下姿势，将脸侧向病床。

然后我就呆住了。数秒后，我克制不住地颤抖起来，呜咽起来！

是……妈妈！是我的妈妈！我们已经好一阵子没见了。

此刻的她头发凌乱，风尘仆仆的样子，但她却对我笑着，眼眶泛红。

“妈……”我伸出手去，很快被握住。她将我抱在怀里，轻轻地抚摸着我的脑袋……

我听见她和我一样哭了。

这是生病以来，我最幸福的一天……

4

默默又来了。作为实习生的她每天都有任务，并不负责照顾我，但她说了会见缝插针地来看我。

我几乎是迫不及待地与她分享了昨晚的遭遇。我没有想到默默听完后竟瞬间变了脸色。

“你说……你妈妈来看你了？”她谨慎地问，“小陆，你……做梦？”

“不是梦，千真万确！”

“但是……”

“你想说什么？”

“你妈妈……早就不在了啊……就在与你爸爸离婚的第二年，她自杀了……你不记得了吗？”

空气瞬间凝滞了，我清晰地尝到五雷轰顶的滋味。

“小陆……”

我触电般做了个噤声的动作，然后从一塌糊涂的脑袋

里，打捞出一件记忆。

……默默说得没错，我的妈妈确实去世了……天，我竟连这个都忘了……

“人会为了逃避悲伤而刻意遗忘某些事，这很正常……”默默试图安慰我。

“不对……”我缓缓摇头，“我知道，妈妈已经不在……但我昨晚确实看到她了！”说着，我情不自禁地摊开掌心，对啊，昨晚握住的妈妈的手，的确凉冰冰的……

默默急切地叫道：“那怎么可能？除非她是幽灵！……但那也不可能，除非你的眼睛……眼睛……”

“我的眼睛怎么样？”我也激动起来，“事实上，我的眼睛……”

我告诉默默我的眼睛迄今的异状。

“……你看到的每个人，都是隐隐约约的？”默默重复，“包括我，包括你妈妈？”

我坚定地点着头。

“传说竟是真的吗……”默默的表情变了，变得且惊且喜，那是人类对未知事物的普遍态度，恐惧又憧憬。

她重新在我身边坐下：“小陆，我是读护士专业的……这一行总跟生老病死打交道，所以经常能听见些怪力乱神的东西……看着挺迷信，其实真不好随便质疑。毕竟对于生命，我们了解得实在太少！”

我深深地表示赞同。

“‘彼岸瞳’……”默默念出一个我从未听过的词组，“听说过三途川吗？传说中，隔开生与死的河流，在属于死的彼岸，生长着永不凋零的彼岸花……‘彼岸瞳’所形容的，是一个人在生与死的边界徘徊的状况。正常人能看到生者却看不见死者，但半死不活的人却能同时看到二者，只是都不真切……就是另类的阴阳眼！”

我恍然大悟。

“你再告诉我，你看我和看你妈妈，有什么不同？”

我想了想，说：“你给我的感觉是正在消失，越来越模糊；而我妈妈她，则是逐渐浮现，越来越清晰……”

默默的语气变得严肃：“小陆，你听我说，活人与幽灵是不同的存在，活人看不见幽灵，幽灵照理说也看不见活人……你渐渐看不见生者，而对死者看得越发清楚，那意味着你正在死亡，即将成为幽灵的一员啊！”

5

又到晚上了。

疼痛暂时偃旗息鼓了。我躺在床上，静静地等待着。

妈妈来了。

和昨晚一样，悄无声息。刻意留心的缘故，我更感觉到，妈妈就像是一点一点从空气中显示出来的……我甚至想到了一个词：鬼影幢幢。

丝丝缕缕的寒意随之扑面而来。想起默默说过的话，我对妈妈的身份已经没有怀疑。

诡异的感觉像一条蛇，开始在我的身上游走。

“对不起……对不起……”一定是察觉到了我截然不同的态度，妈妈的眼泪开始簌簌落下。

她是为了过早离开我而道歉吗？还是觉得不该以这样的身份出现呢？

本能的畏惧感开始消下去了。眼泪再次情不自禁涌出。我真傻，这是我的妈妈啊……我为什么要怕她呢？

妈妈哭了一会儿，突然开始调整病床的弧度，让我从平躺变成了坐姿，然后她不知从哪里拿出了一把胶囊。

“吃吧……吃下去……”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药。事实上我已经很少吃药了，多是采取直接注射的方式。但我还是顺从地接过了胶囊，和水服下。

见我吃下了药，妈妈不再逗留。她摸了摸我的额头，就离开了。

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我觉得妈妈的背影比来的时候真切多了。

身体又开始不舒服了，我正想睡去，病房里突兀地响起了一个声音：“走了吗？”

看着默默从窗帘后走出来，我目瞪口呆：“你……”

“对不起，我实在很在意……就一直躲在这里。”默默

迫不及待地，说：“你妈妈刚才来过吧？”

我微微点头。

“我本以为，你看到的‘妈妈’还有可能是主观思念在现实的投影，也即幻觉。”默默说，“但我刚才确实看到了……明明没有人碰，一些东西却自己动了……幻觉做不到那样。”

默默走过来，从地板上捡起一粒胶囊：“这是你妈妈刚才给你吃的东西？”

“是。不知哪里弄来的药。”

默默感兴趣地看着那胶囊。

她比白天时又模糊了一些。

6

一个脸色铁青的医生气急败坏地推开我病房的门，他的身后跟着默默。我不禁一愣。

“小陆，我跟你说件事……”

不等默默把话说完，那位医生将她推开了，他冲我摊开手，我看见他的掌心里是昨晚那胶囊的外壳。

“听说你吃了这个？”医生的口气像要杀人，“我知道绝症晚期让你很痛苦，但也不能这样糟践生命！”

我更加一头雾水了：“你说什么？！”

“小陆，你昨晚吃的是毒药！”默默痛心地说，“我对